

南京叙事
对话

讨论一个城市文化的尴尬,前提必须是其曾经辉煌。自古以来,关于南京的文字记载汗牛充栋,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六朝繁华。但在今天,当南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不足以吸引苏南,苏州人总以半个上海人自居、南京人又总以“多大事啊”自嘲的时候,这个省会城市未免显得有些尴尬。

在作家叶兆言的眼里,南京如果说它有文化,在于它从来不屑去谈这个问题。它就应该心平气和的,不是很急功近利的——包子里有没有肉不在褶上。

叶兆言是当代南京叙事的代言人

○我们只说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,我们从来不说排在第几,排在第几这个说法本来就根本没有文化。南京如果说它有文化,在于它从来不屑去谈这个问题。中国文化中有一条,就是我没必要称老大,称第二,第二很有意思,很含蓄的,这种心态是很中国,很风雅。

○如果我们现在是晚唐,就没有必要用盛唐文化的标准去要求当代文化。

○外地人到南京来就是看墓的,文化有时候就是很可笑,就是一些过去的消逝的老掉牙的东西。

“南京文化的问题也是很多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,和传统相比,哪儿都是洼地、沼泽地” 叶兆言:既是晚唐,何必谈盛唐

□快报记者 陈曦

若说南京有文化 就在于它不屑谈这个问题

柒周刊:你认为南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如何?能排第几?

叶兆言:第一肯定排不上,本来排第几没有意义。我们只说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,只说有还是没有,我们从来不说排在第几。排在第几这个说法本来就根本没有文化。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。现在特别喜欢谈论这样的话题,排第几排第几,恰恰是没有文化的一个表现。南京如果说它有文化,在于它从来不屑去谈这个问题。南京有“江南第二泉”,无锡也有“天下第二泉”,有“二泉映月”,中国文化中有一条,就是我没必要称老大,称第二,第二很有意思,很含蓄的,这种心态是很中国,很风雅。

柒周刊:从三国到民国,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与南京有关,但现在南京的文化似乎不再辉煌了。

叶兆言:我们假想中南京的问题,也就是中国的问题。你们很着急,各个城市都很着急,就好比老说中国现在没有大作一样,无论是文学,还是电影,或者是其他各个文化行当,都是这样。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作品,这句话不管怎样不会错的。所以也不用很着急,我记得我过去曾经说过,在梅兰芳那个时代会出梅兰芳,出不了梅兰芳可能就是那个时代根本不是出梅兰芳的时代。如果我们现在是晚唐,就没有必要用盛唐文化的标准去要求当代文化。

柒周刊:那您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?

叶兆言:我刚刚其实已经说了,不一定恰当,但如果非要说的话,我觉得文化上更像是晚唐。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着急。因为同样的话题,别的城市都可以做。文化的问题是很多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,杭州人啊,西安人啊,洛阳人啊,都是这样。这个中间都有一种文化拷问的味道在里面,都有些大而不当。

柒周刊:南京当下的作家、艺术家水平如何?

叶兆言:我觉得你不能说它是一个高峰,高得不得了,但是相对

于全国,起码它也不落后,这也是个很实际的情况,无论文学、绘画还是书法,我想它还是处于一个正常的位置上。

跟传统相比 哪儿都是洼地

柒周刊:您说这是各个城市的共性,这是横向的概括。那如果南京自己纵向比较一下,比如和民国时候相比,它是没落或者说不那么风光了吗?

叶兆言:回顾过去的一百多年,南京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时候,包括所谓的民国盛世,其实也就十年——从1928年到1937年,九年多,中间还有个1932年一·二八抗战,直接影响到了南京临时迁都洛阳。这一百多年来,南京这个城市始终处在动荡之中,又始终处在建设之中。一个城市的建设,对于它的未来来说,可能是美好的,但是建设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。民国那十年跟今天也非常相像,表面上真的很热闹:整天在拆房子、盖房子。还有战争的阴影在那儿威胁着,日本鬼子来了,“砰砰”地就打起来了。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好像感觉生活正在一天天好起来,其实也还是生活在不安定中间。

所以,如果纯粹从南京老百姓的民生来说,我们谈南京当年的盛世,也是文学上的、文化上的。所谓的民国盛世,其实也是痛苦不堪的,这在赛珍珠的文章中有大量的记载,确实很痛苦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吧:南京就好像经历了上海要开世博会前的种种准备,可是它却没有开成世博会。这就……这就是民国盛世的真相。所以你不能说当年的南京人有多么享受,这都是蒙人的。当时国民党力量能够控制的省份也就是浙江、江苏和安徽,其他那些强势力量都不听话。那时候的军阀顶多也就是表面上听话,蒋委员长只能吓唬吓唬别人,你看他一到西安就被抓了起来……南京根本不像现在的北京那么强盛,也就是形式上的一个中央政府而已。

柒周刊:您觉得南京的文气衰落了?

叶兆言:南京的文气可能是衰落了一点,不过这也可以反问一句,问中国大地,哪儿的文气很强

呢。跟传统相比,哪儿都是洼地,哪儿都是沼泽地。既然是晚唐,我们就不谈盛唐好不好。

靠编故事来反映一个城市 很不靠谱

柒周刊:关于南京的电影好像只剩大屠杀这么一个题材了。

叶兆言:这个其实是假设,可以反过来问,关于北京的电影是什么呢?关于上海的电影是什么呢?我认为电影只有好电影、坏电影,一个电视剧只有好电视剧和坏电视剧,你要说一个电影来反映一个城市,这个观点其实很霸道的,非常不符合文化的概念,一个电影反映北京或者反映上海这就对了吗?如果你拍了一个很破的片子,但是因为它是在拍南京,你就会觉得它好吗?电影就是电影,非常功利地希望用艺术来反映一个城市,这是很荒唐的,这个观点本身就不艺术。你们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跟有些部门其实是一样的——我们这么伟大的南京,你们居然没有去反映它。我觉得很多城市都是这么乱着急,全国都这样,这不是南京一个城市的问题。齐白石画的虾跟北京有什么关系吗?

如果说南京这个城市有文化的话,它就应该心平气和的,不是很着急的,不是要求人家除了大屠杀之外还要反映我有文化的一面,这个都没有必要,包子里有没有肉不在褶上。南京如果说有文化,那是因为有很多艺术家在这里,他生活在这里很滋润,他们喜欢这里宽松的人文环境,如果非要逼着他们都为狭隘的南京文化服务的话,那可能就有问题了。

柒周刊:南京这个城市给人的印象快成“墓都”了,来南京就是来看墓的。

叶兆言:外地人到南京来就是看墓的。中山陵啊、明孝陵啊、南唐二陵啊,这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,就像我们去了莫斯科,去了彼得堡,好像去了也都是要去看看墓的,文化有时候就是很可笑,就是一些过去的消逝的老掉牙的东西。

柒周刊:现在提到关于南京风土人情的电视剧,能想起来的就只有上世纪80年代的《秦淮人家》了,南京似乎也不太爱宣传自己。

叶兆言:对《秦淮人家》我还

真没什么印象。南京的一些宣传片,比如《金陵节拍》吧,我还真是看了几集,我觉得不是太坏,可能因为对历史有兴趣,倒觉得这个真是蛮好的,阳山碑材,南唐二陵什么的,看了之后还想去那个地方。介绍一个城市,我更愿意看到这样一些东西,而不是现在流行的没有什么意义的电视剧,那种电视剧其实很不靠谱的,比如什么《闯关东》《走西口》。其他一些省也急得不得了,都在急功近利地抓这个东西,要编个电视剧,我其实不太赞同用这样的东西来宣传一个城市,就像周润发演的《上海滩》一样,说它宣传上海了,它其实只是香港人拍的上海滩,它胡编乱造,根本不靠谱,那更多的是文学想象。靠编一个故事来介绍和宣传一个城市,这个形式我并不喜欢。

南京始终没有 真正辉煌的时候

柒周刊:最近南京市政府拍了80集的宣传片《重读南京》,要颠覆南京“偏安朝廷、短命王朝”这种伤感悲情的形象,您对此怎么看?

叶兆言:关键看它怎么颠覆,关键要看怎么做。历史确实可以找到两方面的解释,我们说金陵王气也好,说亡国之都也好,历史总有它的另外一面,还是要让我们看实际的东西吧,我对口号发表不了任何意见。当年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说过类似的一句话,他因为要想把中央大学办好,说要“重振中国人的士气”“要纠正中国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”,为了宣传,喊一些口号还是必要的,关键是如何实施,看它能不能纠正,能不能颠覆。我还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宣传片,因此对于这个话题,真的无话可说,没什么看法。

柒周刊:您心目中的南京是什么样子的,它有什么独特的气质?

叶兆言: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南京。我心中的南京跟大家没有什么区别,它不就是活生生地在你面前吗?南京在我心目中太具体了,别人经常说南京,我们只是看他说得像不像,只是这样而已。普通人不会去想你心目中的南京是什么样子的,这是个看上去很有文化,其实很傻的问题。我们所面

临的尴尬是城市的差异性正在消失,我们还自以为是大谈城市的独特性,这正是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处境。

南京文化当然有自己的特点,它和其他城市的区别没有那么严重。虽然有方言,毕竟我们使用的都是汉语。一个城市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,这个是不容怀疑的,但是你要说南京有多么独特,那就是在骗人……千百年来,中国都是只有一个中央政府的。所以说,差异性绝对没有那么厉害。单说南京文化的话,我想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:当汉族统一中国的时候,南京文化便完全被掩盖了——完全认同北方文化(我们不说北京),长江文化老老实实地屈服于黄河文化。逐鹿中原嘛,谁在中原做了皇帝,南京人就乖乖听谁的话——当然我这是在汉文化的大前提下说的。南京什么时候开始有点文化特色呢?当中原被少数民族占领以后,中原人逃到南京来了,南京成为中原文化领袖的地位,这个领袖并不是说南京文化变成了领袖,这跟抗战时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是一样的,它仍然是在行使北方文化的那一套,只是所在地变了,所在地变成了南京,南京只是义不容辞地扮演了一个领袖角色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,南京还是得尴尬,为什么呢?因为它始终没有什么真正辉煌的时候:当北方强大的时候,它得屈服人家;当北方孱弱的时候,那帮北方佬又逃到南京来称王了——所以南京人的气量特别大。

这成了个传统,到现在也是如此:在南京做官的都不说南京话,这可能是中国眼下大城市很罕见的一个现象。

柒周刊:那如果给您选择,您更愿意生活在南京的哪个历史时期?六朝?

叶兆言:我想想,太远的就不说了,那太离谱,根本就不知道了。六朝当然是个很好的时候,但离得太远。还是得往近里说吧,我觉得还是愿意生活在当代,起码当下还不是个乱世。中国如果遭遇乱世的话,南京就一定是个不太适合生存的地方,危险性太大,这对于任何一个老百姓来说都是一件太恐怖的事情,只要是乱世,南京就会比其他的城市面临更多的问题。